

【连载】

风过白村 (5)

■商角角

王林丁对白玲唱戏已经非常熟悉了,白玲的培训班和他的住处只隔了一道墙。他每天盼着她的课,那样他会借机早回去休息,他一句一句地听她唱,一遍一遍地听她唱,那声音、那腔调,好像很久很久前就在他的耳朵里,在他的心里。有些唱段,他都已经会哼唱了。

如此近距离地看她还是第一次。她有着麦色的面皮,是不是河城多情的春风把姑娘们吹成了黄土地的颜色,她的黑眼球似乎比常人要大,眼角微扬,嘴巴闭得紧紧的,抿成一条线,似乎很少张开过。这么看咋也看不出,这样一个人,这样一张嘴,能唱出那么好听的戏。

她坐在那里听他们说话,安静得像一幅画,又像一朵花。他盯着她,她异常大的黑眼球里映出了他的影子。王林丁有些不好意思了,心虚地瞄了一眼白洋江,他也正好看过来,眼神里有同样的拘谨。

那天,他们一直聊到晌午。白老汉精神很好,他说起十几岁时如何跑出去躲鬼子,说起邻村英勇的抗日英雄连,说起牛乡著名的才子进士,说起挨饿年代吃糠咽菜,说起出门逃荒要饭的有趣见闻,说起现在的好日子真是没想到,说起对党和社会的感恩。人老了,总爱讲起过去,那些久远的时光被岁月的尘埃覆盖,老人的心就像一条悠长的河,忽而浑浊,忽而澄净,已然流经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岁月,还有什么物事难以释怀,最终淡泊成一弯知足常乐的浅月,一口风浪难及的幽井,可谁又知道那月影里,那水深处,是否还藏着难忘的故事和无限的期待。

白洋江说:“太爷,你为啥一直不做酱驴肉呢?王干部马上就要带领我们办厂子了,咱们要赚大钱了!”

白老汉笑呵呵地说:“赚钱好啊,实现四个现代化,孩子们有福了。现在是你年轻人的天下,好好干。”他看起来那么欢喜,那么期待,对什么都赞成。他说:“对我来说,现在已经是神仙般的日子

了,我这把老骨头,吃不多喝不多,巴掌大的炕躺得松缓,两眼一闭,一个小馒头疙瘩,够啦!”

白洋江说:“那玲姑呢?”

“她呀,她天生是个唱戏的料。我怕瞎了她这个料啊,能唱就唱,啥也别管,只管唱。社会这么好,咱不为肚子愁啦!只是有我这个老累赘,她啥时候能找个好婆家。”

白玲脸红了,“爷爷,人家干部来,你说这干啥?”

王林丁赶紧问:“老人家,您咋会拉坠琴的啊?您那么喜欢驴戏,有什么故事吗?”

白老汉笑了笑,“说起来话长了,我的坠琴是我大舅哥教的。那时候,我学不会拉琴,是娶不到玲她奶奶的。玲唱起戏来和她奶奶一个样儿,我们小时候去要饭,她奶开嗓一唱,我们就不会饿肚子了。”

“玲她奶咋没的?”

安静的白玲突然发话,“这事过去多久了,还提它干啥!”

王林丁来到白村就像换了个人一样,干劲十足。包村干部是农村与政府的桥梁和纽带。很快,他就写了一份白村的情况报告呈给了眼镜乡长。

眼镜乡长说,酱驴肉好,要着重发展,牛乡领导很重视,河城领导也很重视。他指示王林丁和白洋江出去考察农村产业发展,出去学习村办企业的经验,一定要把白村的酱驴肉打造成名牌推广出去,让白村人成为先富起来的那拨人。

王林丁说:“驴戏呢。”

眼镜乡长想了想说:“先搞驴肉,再说驴戏,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,一步一步来嘛!”

【作者简介】

商角角,原名商瑞娟,优秀青年作家,东营市作协会员,东营区作协副秘书长;作品散见《百花园》、《青海湖》、《山东文学》、《时代文学》、《青岛文学》、《黄河口文学》、《太阳河》等杂志,短篇小说《新闻人物》获黄河口文艺奖,中篇小说《风过白村》获山东省委宣传部“喜迎十九大”文学征文一等奖。

一步之遥 (2)

■刘兰秀

我和叶青的友情,是命中注定的。来医院报道的女生有十几个,偏偏把我和她分到一个宿舍。看见叶青的第一眼,让人想起印度女郎这个词,她的眼又大又黑,滴溜溜一转风情万种,脸色白皙粉嫩,嘴唇略薄,嘴角上翘,不笑也妩媚。一米六八的身高,蛮腰丰臀,走起路来风摆杨柳。老天把这个个尤物放在面前,让长相平庸的我自愧形惭,才相见便想远离。

红颜薄命红颜多祸水,是平常人对美貌忌恨的说词和期待吧。所有女生不约而同地疏远叶青,暗地里议论她下巴尖尖像美女蛇,眼睛带钩似妖精。更令人不耻的是她的穿着,裙子短得刚刚遮住屁股,两条细长的大腿像莲藕,晃得人眼花缭乱。两只耳朵上永远都是夸张的大耳环,走起路来摇摇晃晃、叮叮当当,把风骚到处张扬。

叶青是不甘寂寞的人,异性朋友来往不绝像走马灯,我分不清张三李四王二麻子。在男人中间,她肆无忌惮、飞扬跋扈,整间宿舍都被她的气场填满。

相对于我的冷淡,叶青对我倒是非常热情。用她的说词:我是她梦中的姐姐。听起来肉麻而不可信。应该是对我勤劳的口头答谢吧。除了穿衣打扮,叶青是粗枝大叶的人,东西随手乱扔,地面堆上三层土都能视而不见,暖瓶里没有热水就喊“白灵姐没水了”。

外表光鲜的她,实则邋遢透顶,衣服泡在盆里几天不洗,时值夏天,眼看就要长出绿毛,我实在看不下去就帮她洗,几乎成了惯例。我有多少报怨,抵不过她搂着我脖子姐姐姐姐短地喊。我所做

的一切,并不是因为把她当朋友,只是性格使然。对她,有时甚至会心生厌恶。

我分在急诊室。实习的时候就怕这个科室,打架斗殴醉酒闹事的、鲜血淋漓痛苦不堪的,这里都是第一接待站,触目惊心,令人不寒而立。而当头那一棒总是敲在最软弱的时候,第一次值夜班,我就遇到了一起重大交通事故,一辆拖拉机翻进了路边的水沟里。一家五口人,抬来的是四具浑身是泥的尸体,一字摆在办公室地上,幸存的那个人泥胎一样瘫在墙边。他们被紫泥沾满,看不见头发,面目不清,只剩下人的形状,活着的那个人除去眼睛会眨动,和其他四个没有呼吸的人一样,僵直成秦始皇兵马俑的姿态。家庭的瞬间毁灭令她崩溃到傻呆。

村里没有电话,半夜三更的,无法及时和其他人取得联系,尸体一时不能运走。太平间离急诊室很远,值班人员只有我和一个医生。医生工作多年,看死人就像看活人一样泰然自若,他像下口头医嘱一样对我说:“先不要往太平间送了,在这里等家里来人吧。”说完他就自然而然地回值班室了,全然不管我这个新人的感受。我想留下他陪我,但张了张嘴没有说出来,和他不熟悉,怕被拒绝。

办公室只留下我和五个泥人。医生一走,我像被抽走了胆汁,胆量成了零。为了壮胆,我打开了办公室及走廊上所有的灯,荧光闪烁亮如白昼,更映衬出外面缺少月色的漆黑,窗外的树枝在灯光下随风摇摆,像鬼影在晃动,猫头鹰此起彼伏的尖叫声与那个幸存者发出的呜咽声遥相呼应,是乐器无法弹奏的凄凉曲。

我倒了一盆热水,给那个幸存者洗掉污泥,让她和那些死者区别出来。在热水的刺激下,她似乎从无意识状态中恢复过来,爬到四个死者身旁,看看这个,摸摸那个,喊喊这个叫叫那个,无人应答。一声尖锐的哭声终于从她胸腔里窜出,她哭泣着她的丈夫、妹妹、妹夫和小姑子。我的心缩成一团,隔岸观火对于我来说悲剧永远成不了喜剧。这一夜如同一年,我在瑟瑟中度过。

【作者简介】

刘兰秀,山东东营人,作品发表于《时代文学》等杂志。短篇小说《鱼飞鸟跃》获齐鲁文学作品年展优秀作品奖;短篇小说《透明的监狱》获第四届东营市“黄河口文艺奖”。散文《我的心不是荒原》获利津县凤凰城文艺奖文学创作奖。